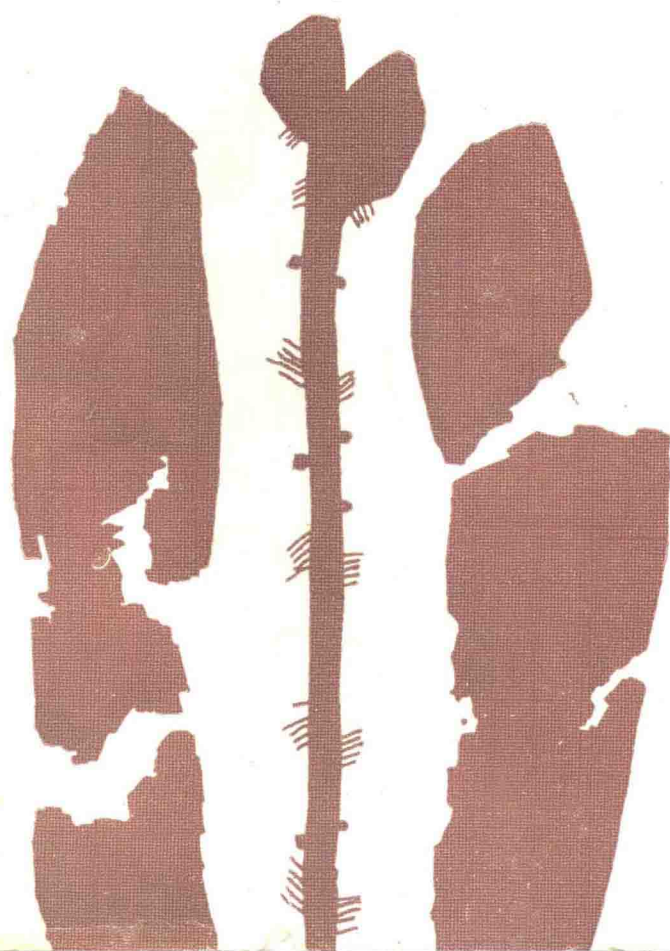


袁学强

破 土





波 士

袁学强

破 土

袁 学 强

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1.25印张 2插页 251千字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000

书号 10331·285 定价 2.35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场冲决狭隘的土地观念的改革，竟引出一串光怪陆离的故事——

牛庄党支部书记梁广泰，正在同伙伴哈哈哥、刘成亮等人筹建罐头厂，不料，当年的情人水月离婚之后，从东北返回了故乡，搞得他不知所措。当水月得知梁广泰的养女竟是自己遗弃的私生子时，她险些失去理智。经过一次次痛苦地克制，水月才摆脱了感情的漩涡，并极力支持广泰办厂。

哈哈哥看来无忧无虑，其实也有自己的苦恼：妻子艳香，为了购得紧俏服装，然后再高价倒卖，不惜出卖肉体，使和睦的家庭一度失去了平衡。

刘成亮见利忘义，且贪恋女色，竟荒唐地成了先进人物。

那些颐有权势的乡委书记、信用社主任等，也都道貌岸然地在改革中扮演了使人啼笑皆非的角色。

这部作品，既揭示了善良人们的美好心灵，又鞭挞了社会上的邪恶。

天底下，有好多预料不到的事。

人本来是要死的，这谁也不会觉得奇怪。但若死得没有步骤，没灾没病，好好的，冷不丁就断气给你看，就得让人吃惊。

牛庄五彪老汉的死，就很让人受不了，即使刘伯温活着，也掐算不到。

他今年七十一岁，身板挺结实。除了后脖梗子根有点麻痛，通身再没有毛病。头晌，还在土地庙东锄秋地瓜，晌午回家，还喝了一碗绿豆稀饭，吃了一个饽饽。大晌天，日头毒，草锄下来就死。地里还剩下七垄地瓜，他撂下饭碗想去锄，儿媳素敏没让，劝他歇着。老汉从没有歇晌习惯，年轻时，堂堂一条虎汉子，力气用不完；年老了，没灾没病，干活干惯了，更闲不住。他抽了袋旱烟，把东平房墙根上晒的蒿草，抱到葡萄架下荫凉处，坐着小板凳，搓起蒿绳，留着晚上熏蚊子。老汉有个怪癖，伏天不挂蚊帐，儿子给他买来透亮儿的尼龙蚊帐，也不用，嫌闷气，更不用蚊香，唯独喜欢蒿绳。他从小就用它来熏蚊子。那三四尺长，镰刀把粗细的蒿绳，夜里搭在炕前机凳上，那带着浓重蒿草气味的缕缕白烟，渐渐弥漫在屋子里，从鼻孔里吸进去，他觉得非常舒服，没有这个气味，他就睡不踏实。七岁的孙女巧巧，抱着个布娃娃，得儿得儿地跑来，给爷爷递着蒿草，说着话儿，老汉一气搓了四根蒿绳。下晌二点多，他扛起锄，还没走到大门口，扑哧一跤，跌在新铺

的水泥地院里，一下子就没气了。

儿媳素敏是个哑巴，正在院门口翻晒青草，准备粉碎了做猪饲料，惊吓得搬也搬不动，喊也喊不出。男人又不在家，一时慌了手脚，巧巧也吓得哭起来。正值三伏天，庄稼人大都在家歇晌，左邻右舍的人，听见她娘俩异常地哭声，慌忙跑过去。

几个男人，把老汉抬进屋里，放到炕上。西院老索跑进来，他是素敏的亲叔，刚才挑水路过门口，见这儿塞了一院子人，知道出了事。他惊愣地看着五彪老汉，见老汉额上的抬头绦都散开了，屏住气，翻翻眼皮，瞳孔也扩散了，已经死啦。他悲伤地摇摇头。他只比五彪老汉小两岁，头晌两人还在地头抽烟，没想到，这么点功夫，老汉就跑到那世去了。

家里死了人，免不了一场忙乱，可眼下最要紧的，是把五彪老汉的儿子梁广泰找回来。今天早晨，老汉与当村支书的儿子大吵了一仗。早饭后，梁广泰就出去了，晌午也没回家，究竟到哪里去了，素敏也不清楚。老索只好让人去找哈哈哥。那是老索的大儿子，是村长。与梁广泰合穿一条裤子。梁广泰到哪里去了，他一定会知道的。

南街三婆，是个老寡妇。常给村里死人穿衣服，她怕时间长了会硬尸，直催着赶紧打发老汉上路。素敏也顾不得羞臊，与三婆一起用温水给老汉擦净身子，只愁没备下送老衣服，那都是在人活着的时候特制的。不缝钮扣，不锁衣边。老汉死前，半点朕兆也没有，也就没有预备。好在老汉衣服多，找出几件新的，揪掉衣扣，拆开衣边，将就着套上身去。然后，素敏找出五分的硬币，让老汉握在左手里。老索指挥几个后生，在外屋正地上，冲着大门口，支起一扇门板，十分小心地把老汉抬上去，叫做停灵。一直处于慌乱与机械之中的素敏，此时

方定下心，望着直挺挺躺在灵床上的老汉，不由得悲哀涌上来，双膝跪在灵前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这时，哈哈哥疾步赶来。他大光着膀子，穿着短裤，黝黑的脊梁上，溅满了石灰点点。村中要办罐头工厂，他正忙着为即将请来的工程师刷房子，收拾家。他骇异地望着躺在灵床上的五彪老汉，愕然问道：

“爹，俺五彪大爷真死了吗？”

老索与南街三婆正扯着白被单，小心地蒙在老汉尸体上，没理儿子的话茬，说道：

“广泰跑哪里去了？赶紧找回来。”

哈哈哥没回答，在屁股上擦了擦沾着石灰的手，紧闭着眼睛，全神贯注地把着老汉的手腕，确实把不到脉。他仍不相信老汉会死，又悄悄撩起白被单，偷偷地伸出手，用力掐老汉嘴巴子，老汉脸上，没有半点疼的反应。见爹在瞅他，这才忙把白被单又蒙上。叹气说道：

“怎么说死，一下子就死了。”

“别说浑话，”老索催问道，“你赶紧去找广泰，他哪去了？”

“广泰？……”哈哈哥想了想，道：“找广泰的事，交给我了。俺五彪大爷的后事嘛，也交给我。你们都别操心啦！去火葬场的拖拉机，我马上就去找来，赶黑前，拉去烧了……”

“你别穷呱呱！”老索道，“广泰不回来，谁敢去烧？”

“老五就这么一根独苗，死的时候还没在身边，没得儿子的济呀。”南街三婆撩起围裙，攥着眼窝，冲哈哈哥道，“你呀，行行好，赶紧把广泰找回来报庙。”

“人死了，也就吹灯啦。”哈哈哥道，“还去报的什么

庙？”

南街三婆是五彪老汉的老相好，立时板起面孔，脖子上的筋条条绷得老高，说道：“这世有这世的政策，那世有那世的规矩，不去报庙，让老五做孤神饿鬼呀！”

“好，这事也交给我啦。”哈哈哥十分痛快地道，“我替他去报。”

“你别大咧咧！”老索瞪儿子一眼，“这事能替吗？”

“老索呀，你们都是亲戚礼道，我看的能代替。”南街三婆这次倒满开通，劝道，“要是报庙晚了，土地爷就火啦。”

“火呗，”老索蹲在灵前，在一个泥盆里烧着纸，“大不了多烧几张纸，他还敢不收？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”南街三婆挺叫真地道，“土地爷火大了，还兴不收哩。”

“那还吓坏人了？”老索瓮声瓮气地道，“不收就还阳，谁还愿死？”

两个老人，守着五彪老汉尸体，不敢闹大声儿，悄悄争辩着。素敏在一旁哭着。

南街三婆见老索不再言语，忙扶起在灵前哭泣的素敏，让她切点肉丁，弄点汤水，好提着去报庙。

“别弄汤，哪玩艺不顶用。”哈哈哥一拍屁股后布兜，“我有现成的，给土地爷递两根烟卷就行啦。”

“你又胡咧咧！”老索火道，“烟卷顶什么用？”

“爹，这你就不懂了，”哈哈哥认真地道，“现在就讲究这个，烟卷一递，什么事都好办。”

“老索呀，我看也行啊，”三婆劝道，“现在是新社会，土地爷心里也不二虎，还能不跟着形势跑？”

哈哈哥安慰素敏几句，才从梁广泰家走出来。他个子很高，略瘦些，脸红扑扑的，总象喝了酒，大厚嘴唇，老是合不拢。一说话，就哈哈笑，浑身透出憨厚的样子，只有那对不大的眼睛里，常常在哈哈笑中，透出与众不同的精明。他比梁广泰大三岁，叫孙吉成，大家都喊他哈哈哥。此时，他站在街筒里犯了难，去土地庙报庙，对他来讲，无非是点点卯，总比当支书的梁广泰去好得多。使他为难的是，五彪老汉很会选择时机暴死。死前与儿子吵了一架；死后，还要将儿子的军。因为梁广泰今天到乡里，单单是为了请客喝酒。爹在家停灵，儿子却在外面酒酒菜菜，传出去，总是不好听。他更担心梁广泰别喝醉了。那人没有酒量，而请的信用社邢主任、税务所李所长、变电所大老胡，那都是有名的酒漏子。万一大醉而归，爷儿俩，一个死了，一个醉了，一齐挺尸，那更让人笑话。本来，他应该与梁广泰一起去请客，但家中一大摊子工作，收拾厂房，拉电线，特别是雷工程师马上就要请来，家要收拾停当，让人家舒舒服服地挑不出毛病。他正在犹豫，从对面开来一辆拖拉机，定眼一看，原来是犟脖子刘成亮。他高兴地一拍屁股，上前喊住。

刘成亮与他和梁广泰，都是自小一起吮尿窝的伙伴，又是支部委员，刘成亮停下拖拉机，从驾驶室里探出头：

“么事？”

“你小子来的正是时候。五彪大爷死了，你赶紧去找广泰。”

刘成亮似乎对五彪老汉的死并不惊奇，说道：

“我得去乡里拉苹果笼子。”

“那合适了，果笼子你先等等拉，赶紧把广泰找回来，他

在供销社饭店后面的小屋里。”

刘成亮犹豫片刻，跳下车问道：

“我去一趟可以，可这是公事还是私事，咱得挑开着。”

“这是什么茬口，你还去管它公的私的？去年捞了四五千块，还不够你花的？”

“公是公，私是私，这两码事。”

刘成亮是有名的犟脖子，别说是五彪大爷，就是他爹死了，惹恼了，也不上急。在这紧要关口，哈哈哥不敢得罪他，忙道：

“就算私事，让广泰以后打你的情，总行了吧。”

刘成亮不情愿地跳上车，哈哈哥又嘱咐道：

“要是他喝醉了，你先别急着往家拉，多灌些醋，开快车兜风，让他吐出来，不醒酒，你千万别往家拉。要拉回家，那就糟啦！”

刘成亮开着拖拉机走了，哈哈哥这才向村东南土地庙走去。

土地庙在庄稼人心里，是神圣的，土生万物，才有了大千世界。土乃属万物之灵，庄稼人再穷，土地庙是村村必须有的。土地——是庄稼人的根本。在这个地区，土地庙都不甚大。管土而不多占，可见土地神之清廉。牛庄的土地庙，见方约有一盘炕大小，一人高，飞檐翘角，石刻飞兽。在这一方圆可算是有气派的。石头雕刻而成的土地爷、土地婆，端端正正地坐在里面，接受众人香火。土地爷不仅管这一方的土地五谷丰登，还兼管阴司里的户口。凡村有死者，都到这里来报庙，也就是申报户口，这在过去，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。男者披麻戴孝，手端着盛放柱香、纸钱的木盘，提着浆罐，走几步，

便沿途洒些汤浆。女人们一身重孝，拖长腔恸哭，送至村头，齐跪下，遥望不远处的土地庙哭着，只有男人们才有资格去土地庙。在出殡安葬之前，死者的灵魂就一直住在这里，家里人便一天三餐，来摆供送饭，烧纸送钱，让死者吃饱饭，带足盘缠，好到那个世界里去。现在，土地爷土地婆老两口，早离位了。“破四旧”的时候，被梁广泰、哈哈哥他们，齐扔进村东月芽河里了。土地庙也倒塌了，石头搬去砌大队饲养室的猪圈。现在，只剩下埋在泥里的几块石头与碎砖瓦。哈哈哥立在所谓的土地庙前，觉得很滑稽，咧着厚嘴唇，笑了笑，掏出一支香烟，点燃起来，刚想扔到那几块石头砖瓦上，只见从东面小道上，一个骑着嘉陵牌摩托车的女郎飞驰而来。

她叫刘艳香，是哈哈哥的妻子。她在哈哈哥面前刹住摩托，摘下红白相间颜色的盔帽，甩了甩披散的长头发。她上穿奶油色长袖衫，衣领下面绣着一团扣网花，星星点点地露出粉红色的内衣，下穿浅咖啡色裤子，脚蹬高跟人造革凉鞋，显得丰满结实，充满活力，一副洋派头间，仍显得有些土气。她嗔怪地看着哈哈哥，道：

“你怎么又光着膀子，给我打扮成这副熊样子？”

“哈哈，一年能省件小褂。”

“我用不着你省。光腚推磨，净丢我的脸。”

“伙计，别发火。”哈哈哥称妻子、儿子，统统为伙计，“你回来的正好，五彪大爷死了。”

艳香一惊，问明事由，止不住两眼圈里跑泪水，她擦了擦眼睛，道：

“这一来，可苦了素敏妹，家里少了个好帮手。”

五彪老汉勤劳闻名，种地修锄，割猪草，拾掇小园，住家

过日子，真能独挡一面。

“别难过了，”哈哈哥抽着烟劝道，“你辛辛苦苦，去劝劝素敏，帮她料理一下后事。”

艳香为难起来，道：

“我今天在集上碰到小岗顶服装厂的厂长。他们刚出了批猎装服，从上海取的样子，让我马上去拿货。现在小子衣服最缺门，明天赶磨山集，顶少也能挣个十五六块钱。”

艳香性情坦率，开放，每天赶集卖服装。这方圆几十里内，有的集逢一五，有的逢四八，有逢三六九，她骑着嘉陵四处窜，每月净赚不下二百多块钱。小岗顶村离这儿只有五里多路，骑上摩托，也用不多长时间。哈哈哥道：

“那你就快去快回。一就买两刀烧纸，可别耽误出大殡，赶黑天以前，就拉着老汉去爬烟囱。”

艳香一听，两眼又湿润起来。她叹口气，戴上盔帽，哈哈哥坐在后座上，艳香问道：

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哈哈哥猛地想起给土地爷递香烟的事，看看手中的香烟，已抽掉大半截，他自嘲地笑笑，把香烟蒂巴扔到土地庙那几块石头上，算是交了差。

年轻的支书梁广泰，喝得烂醉。

他不会喝酒，几乎一盅酒就能放倒。可他有心数，过去无论碰到啥场面，都没醉过，这次却醉倒了。信用社、税务所、电业所，这都是得罪不起的单位。连乡办企业的头头，对他们也是恭而敬之。这三位头头，都知道他不会喝酒，却偏要你一杯，我一杯地灌他。信用社邢主任又故意拿他一把，斟了满满

一杯酒，逼到他嘴边，声称敬酒不喝，就别想商议贷款的事情。他憋着火气，一扬脖喝下去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身体打晃儿，知道自己这次要醉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既然要醉，就一齐醉倒，谁也别想跑，梁广泰打开一瓶“五粮液”，换上四只玻璃啤酒杯，分斟进去，率先一口干下去，然后杯底朝天，扣在他们三人面前，逼他们喝。三位头头已喝得酒酣耳热，晕晕乎乎，没想到竟被不会喝酒的梁广泰将了军，无奈何，只得充英雄干了。

刘成亮找来时，桌上盘杯狼藉，四个人都醉倒在凳子底下。他只好从饭店买来一瓶醋，让一个服务员帮忙，给梁广泰灌进去。

一路上，刘成亮挂满挡，撒野地跑，拖拉机震动得“嘎啦嘎啦”响，公路稍有不平，拖拉机就直窜高，使行人老远就急忙躲开。

梁广泰头倚着驾驶室小窗，“五粮液”把宽厚的胸脯烧得通红。脸色发青，两眼紧闭，大喘着粗气。拖拉机的剧烈震动，使他的脑袋常常倒在刘成亮肩膀上。眼看离村不远了，梁广泰也没有醒酒，更没有呕吐。刘成亮犯愁了。这副醉模样，怎能拉回去？他把拖拉机开到公路旁树荫处，停下来，自己来到路旁月牙河，脱光衣服，洗了个澡。然后把背心弄湿，回来搭在梁广泰额上。自己则躺在路边树荫处，有年轻女人走过，必目不转睛地盯人家的大腿、胸脯、脸蛋……嗨，这个光棍汉！

前面过来三四个骑着自行车的姑娘，刘成亮一时兴起，扯开嗓门吆喝起山歌：

哎——

青山绿水我不爱呀，
我爱大姐走过来哟，

这几个姑娘放慢速度，齐扭头看他，觉得这人唱得挺有意思。

樱桃小嘴我亲亲呀，
小奶翘翘我捏捏哟。

.....

姑娘们听他唱出脏腔，腾地脸都红了，边骂他，边蹬快自行车，走远了，又爆发出欢乐的笑声。

刘成亮精神上满足了。他看看手表，三点半钟，梁广泰还没有醒，真要等到牛年马月。他觉得无聊，站起来，伸了伸腰肢。见前面十字路口处，围着一团人，好象在打架，不由来了精神，开车跑过去一看，围住的人是八穷抠。

八穷抠叫刘开富，是个精瘦的老汉。每天赶着一头小黑驴，驮上杂货，到这个十字路口上摆摊。这里属交通要道，又是乡企业厂矿的中心，离牛庄仅有二三里路。他的摊上，卖瓜桃梨果、蔬菜，也卖烟酒。他兼卖兼买，收购空酒瓶、破布缕、旧塑料鞋底。现今的人，都去瞅大的，瞧不起这瞎三赖营生。人越瞧不起，他越哭丧着脸，装出挣不动钱的可怜相。其实，是有钱可赚的。哪天也能赚三四块钱，他是怕别人摸了底，来抢他的生意。

他做小买卖，短斤缺两，是常有的事。刚才，他正在吆喝

“价廉物美，誉满全球！”从工厂里出来一帮青年，要买西瓜。年轻人眼尖，岂容他要秤杆？立时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把八穷抠围起来。有个青年，趁机用根草棍刺痒小黑驴鼻子，引得它伸着脖子“噢噢”地叫，一时间，十字路口热闹得很。

刘成亮从驾驶室里探出头，看热闹，很开心。只见八穷抠刘开富在人群中嚷道：

“秤高高的！……高高的！我这么大岁数，能干那个缺德事吗？”

一个青年提着秤，验证过后，说道：

“八斤四两西瓜，你说是九斤一两！”

八穷抠刘开富顿时软了，向众人点头哈腰，连连赔错。

一青年道：“你这不是三次两次啦，就该剁掉你的小拇指！”

“折秤杆子！”

不知谁喊道，紧接着“咔嚓”一声，秤杆一断两截，扔到地上。青年们一哄而散。气得八穷抠破口大骂：“妈的，你们爹多娘少！狗特务！……”突然，他停住不骂了。他瞥见坐在驾驶室里刘成亮那嘲弄的目光！

刘成亮跳下车，笑嘻嘻地问道：

“八叔，这是折的第几杆秤？”

“这能怨我吗？”八穷抠拾起断两截的秤，“都是‘四人帮’时出的秤，还有半点准头？”他叹口气，又摆出君子不与小人斗的气势，“现今的人哪，坏得流脓，我土埋一大截子的人，能与他们一样吗？”

“刘成亮没回来？”刘成亮笑道，“旅行结婚，嘿嘿，这小子……”他说了句脏话。

八穷抠瞪他一眼，见路旁有一个苞米根，忙过去弯腰捡回来，放进驴驮篓里，抬头道：

“成亮，今年的苹果多卖些给我。”

“什么苹果？”

“上次你在这吃瓜，不是说要卖六百斤等外的给我吗？”

“没影的事。”

“红口白牙，你讲的嘛！我的甜瓜就那么白吃了？”

刘成亮瞪起眼，梗着脖子，道：

“我没讲。”

八穷抠知他翻了脸，可人家是支部委员，承包着一山果园，得罪不起，央求道：

“好，好，就算你没讲，我的耳朵混蛋，现在我求你卖些给我。”

“村里要办罐头厂，还要到外村收购苹果，我怎么能卖给你？”

“咱叔侄好商量。你要是嫌……咱这价码比去年再多个一厘二厘。”

“每斤多五分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这不是砸我的饭碗吗？”八穷抠哭丧着脸，“你包那么大的果园，从指盖缝里弹出一丁点，也够我用的。”

“现在什么都涨价，比去年多五分钱还算多吗？”刘成亮跳进驾驶室。见梁广泰还没醒来，对八穷抠道，“我做不了主，你问他。”

八穷抠伸长脖子，眯缝着眼睛，看到烂醉的梁广泰，立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刚转回身，猛听见梁广泰的呕吐声。那在胃中经过化学反应的“五粮液”，有着异常难闻的味道，呛得八穷

挺急忙捏住鼻子。

二

梁广泰回到家，大伙顿时有了主心骨，松下一口气。刚被劝住的素敏，一见到丈夫，又泪如泉涌，泣不成声。

梁广泰呆呆地立在灵前，惨然地望着死去的爹。老索与三婆，争先恐后地诉说着爹暴死的经过。他只听到爹是突然跌倒致死的，余下说的什么，半句也没有听进去。他从沉醉中醒来，脸白得象纸，脑瓜子生痛。由于呕吐，胃里象火烧般的难受。

三婆见他脸色难看，身上酒气熏天，禁不住问他到哪里去了。哈哈哥急忙打圆场，说道：

“他去乡政府办事。成亮找到他，怕他知道了支撑不住，先给他灌了一盅酒。”

“别胡说了！”

梁广泰扭头吼道，他很为今天喝酒的事恼火！

老索在梁广泰进门的时候，就闻到了酒味，当着众人，他不便问。此时，忙说道：

“反正都是为公事，咱别论究啦，先商量一下老爷子怎么办？”

“大热天的，还等什么？”哈哈哥道，“干脆一会就去火葬场。”

“烧，就早点去。”刘成亮道，“搁家里多放一会也放不活。”

老索用征求的目光看着梁广泰。见他脸上毫无表情，也便